

火凤凰丛书

◎ 刘建良 著

# 美少女 江湖

一 锅煮

第三卷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

火凤凰丛书

◎ 刘建良 / 著

# 美少女 江山

一 鍋煮

第三卷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女江山一锅煮. 第3卷/刘建良著. —郑州:河南  
文艺出版社,2007.7

(火凤凰丛书)

ISBN 978-7-80623-797-7

I. 美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1250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18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 378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年7月第1版
纸张规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	印次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797-7	定价 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# 上卷回顾



马玉龙淫心膨胀，企图玷污白云裳，危急关头战天风施放鬼牙射死马玉龙，然而白云裳受春药控制，神志迷失，情欲勃发，战天风的身体霎时被点燃……杀死马玉龙

后，战天风陷入枯闻庄和九鬼门的双重追杀中，一路逃亡，恰遇壶七公，一个疯狂胆大、震动天下的“策划”开始搞笑上演——战天风摇身一变，成了嬉皮笑脸没有一点正形的天子！

搞怪江湖，风云争霸。狡诈无赖玩天下，油嘴滑舌戏诸侯。皇权至尊入眼中，不及美女一声唤。



## “火凤凰”丛书之武侠系列

湘江鬼才刘建良巅峰巨著

### 作者简介

刘建良，湖南娄底人，《武侠故事》“四大武生”之一，求学十年，下井又十年。自2002年以来，先后在《武侠故事》杂志上发表了近三百万字的作品。其作品以构思诡异、想象离奇而深受读者喜爱，被侠友誉为“刘大将军”、“码字狂人”、“湘江鬼才”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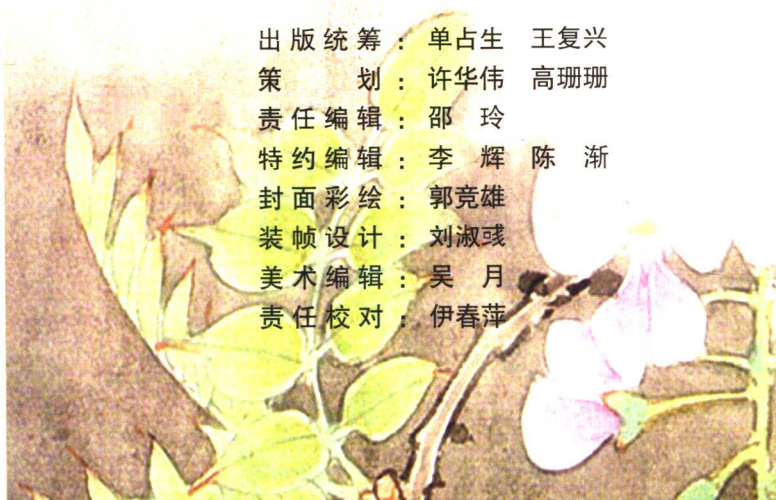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内容简介

马横刀突然遇害，战天风开始铁血复仇，步步设计，让花江六君子身败名裂，死得惨不堪言。大仇得报，荷妃雨突至，揭出幕后黑手其实并非花江六君子，而是天子玄信。于是战天风孤身入皇宫，实施惊天动地的一击。关键时候，马横刀灵咒突显，为了天下苍生，他极力阻止战天风。战天风只得收手西去，心灰意冷之余，欲与苏晨隐居，却不料苏晨被人掳走……

生死牌，阎王殿，神蚕庄，鬼符现，神秘怪事接踵而来，无数精彩事，尽在本卷中！

出版统筹：单占生 王复兴  
策 划：许华伟 高珊珊  
责任编辑：邵 玲  
特约编辑：李 辉 陈 渐  
封面彩绘：郭竞雄  
装帧设计：刘淑琰  
美术编辑：吴 月  
责任校对：伊春萍





# 目 录

# Contents

第三十九章 · 侠骨留香	1
第四十章 · 酒尽杯干	17
第四十一章 · 七阴绝脉	34
第四十二章 · 血尸铁甲	50
第四十三章 · 幕后黑手	68
第四十四章 · 百折不回	80
第四十五章 · 惊天绝杀	93
第四十六章 · 双木争锋	109
第四十七章 · 拈花傻笑	124
第四十八章 · 童子杀人	137
第四十九章 · 鬼符神蚕	151

# Contents

第五十六章 · 多情老贼	第五十五章 · 美女多娇	第五十四章 · 阎王之死	第五十三章 · 秘殿故人	第五十二章 · 阎王之谜	第五十一章 · 天下无花	第五十章 · 一箭双雕
269	253	239	212	196	180	167



## 第三十九章 侠骨留香



“我说七公，你这天下第一老偷儿不会是失了手，给人捉住暴打了一顿，把脑子打坏了吧？那可太好笑了。”战天风指着壶七公，哈哈大笑。

慢慢地他不笑了，因为壶七公没笑。

壶七公瞪着他，老眼通红，那眼睛里，布满的红丝下面，有一些可怕的东西，而他的嘴角，竟在微微地颤动。

战天风能感觉到，一股巨大的暗流堵在壶七公胸间。战天风的心慢慢地抽紧，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抓住了他的心，慢慢地攥紧。

“马大哥——现在——在哪里？”他的声音突然嘶哑了。

“跟我来。”壶七公的声音同样嘶哑，这三个字从他的喉咙里挤出来，就像风从老树的榫口处挤过。

壶七公转身飞出，战天风一步跟上。鬼瑶儿忙也跟了上去，不过她不敢再伸手去抓战天风的手。

“总护法！”熊不希叫道。三个字出口，战天风他们三个人的身形已远在百丈之外，战天风当然能听到他的叫声，却没有回答他。

王一吼、谢天香几人相视一眼。王一吼道：“总护法的事，便是我万异门的事。”所有人一齐点头。

“但不知总护法要去哪里，他身法也实在太快了。”赤千娇道。便在这几句话里，战天风三人已无影无踪，甚至掠风声都已微不可闻。不过王一吼、谢天香几个功力高的，还是可以感应到灵力的波动。

谢天香看向凤飞飞：“凤香主，雀堂有能飞这么快的鸟吗？”

“我身边没有。”凤飞飞摇头。

“用我的犬吠天下。”犬哮天在身边大黄狗头顶上拍了一下，连人带狗一起升上半空。大黄狗随即一顿狂吠，吠毕，侧耳静听，远远的似乎有犬吠声隐隐传来。

“可以了。”犬哮天看一眼众人，“我的犬吠天下，一个时辰可以传一千里，总护法身法再快，一个时辰也是跑不了一千里的。”

外人或许不明白，但作为同门，凤飞飞等人还是大致明白的。所谓的犬吠天下，就

是以犬吠声传音，放眼天下，没有任何地方会没有狗，即便是在这大山里，也到处都有猎人的猎犬，狗与狗之间互以吠声传音，一狗传一狗，霎时便能远远地传出去。

当然，虽是同门，但各堂修行不同，犬吠天下的细节，别人还是不知道的，最大的疑问是，战天风三人是在半空中飞掠的，狗在地上，怎么去盯天上的人呢？因此凤飞飞问了一句：“不会弄错吧？”

“人也许会认错人，但狗绝对不会。”犬哮天冷冷地瞟一眼凤飞飞，当先掠了出去。

出谷不远，凤飞飞便发现好几个山头上有狗，都抬起头，狗眼巴巴地看天，看天的当然不只是这一带的狗，很多地方的狗都在看天，野史中因此而记载了群狗望天的异事。壶七公先前怕战天风跟不上自己，有意把身法放慢一点儿，结果战天风倏一下便远远蹿了出去。壶七公吓一跳，慌忙加快身法，但他竭尽全力，战天风却始终比他快上一截，壶七公一时间暗暗咂舌。不过这会儿他也没心思问战天风又有了什么奇遇。他能找到万异谷来，自然是因为妙香珠的原因，不过战天风也没心思问他，只是催他快跑，战天风甚至不问马横刀的事，因为他不敢问，而壶七公也不说，他知道现在不是说的時候。

鬼瑶儿身法不如他们，但功力远高于他们，头两天落后很多，不过战天风身上有她留的追魂引，不至于追丢，一路跟去，到第三天，便慢慢追了上来。第四天起，战天风两个便再也无法甩下她了，身法再好，但如果长途奔袭，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功力的高低。

不眠不休地赶了八九天，鬼瑶儿已有些吃不消了，战天风和壶七公却完全没有半点儿停步休息的意思。这些天，战天风始终一声不吭，鬼瑶儿偶尔偷看他，他灰扑扑的脸上没有半点儿表情，只眼里有一种奇异的光，看到那种眼光，鬼瑶儿心里竟不由自主地泛起一股寒意。壶七公的眼睛则是越来越红，不过他通红的老眼却没有给鬼瑶儿那种心中发凉的感觉。

终于到了洗马城外，壶七公直奔城东。一个山谷里，一座新坟，扎眼地立在谷中，坟前立着一条汉子，是马横刀的结义兄弟，玄信的侍卫队长慕伤仁。

但战天风并没有看见慕伤仁，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去留意，他只盯着那座坟。

坟前插着一把刀，正是马横刀的魔心刃。

魔心刃后面，墓碑上，写着马横刀的名字，后面两行大字：仰不愧天，俯不愧人，横刀立马，侠骨留香。

“马大哥——真的——死了？”战天风站在坟前，似乎在问别人，又似乎没问，眼睛直直地看着坟堆，似乎要把黄土看穿。

“是真的——死了。”壶七公在一边小声地应了一句。

“我不信。”战天风微微摇了摇头。这三个字，每一个字都很轻，但却是那般坚决，斩钉截铁。

“我不信。”他又说了一句，在坟前跪下，双手忽地扒起坟上的土来，而且越扒越快，只一下便扒开了一个大洞。他竟是要把坟扒开。

鬼瑶儿吃了一惊，略一犹豫，走近一步道：“天风，人死以入土为安，你这样，对死者是大不敬。”战天风停了一下，道：“如果真是马大哥，我做什么他都不会怪我，但是，我不信。”说着他又扒起土来。

鬼瑶儿不敢去扯他，看壶七公。壶七公也看她，他先前通红的老眼里，这时却有了几分担心。他也看出了战天风的反应不正常。但谁也不知道怎么办。

战天风一直不停地扒下去，十指如钩，远比铁锄要快得多。终于露出了棺材板。看到棺材板，战天风呆了一下，手慢慢伸出去。这时他十个手指上的皮都已磨破，渗出血来，他却恍若未觉。

手触到棺材板，轻轻地拂掉板上的泥土，再轻轻地抚摸盖板，战天风心中生出感应，他似乎握着了马横刀的手，粗大而温暖。他心中一直不肯相信，即便是看到了坟前插着的魔心刃，魔心刃是马横刀的第二生命，除非生死离别，无法想象魔心刃会离开马横刀的掌心，但就是那样战天风仍是不信。但现在他信了。心中“铮”的一下，像是弦断的声音。

“马大哥。”战天风叫，声音很轻很轻，但是一张口，一道血线突地猛喷出来，全洒在了棺材板上。那血如此多，他全身的血，恍似都在那一下喷了出来，随即身子一软，昏了过去。

“天风！”鬼瑶儿惊呼，急跨一步，将战天风身子抱在了怀里，一看之下，更是又惊又痛。不仅仅是嘴里，战天风的眼耳口鼻七窍中，全都有血渗出来。鬼瑶儿以灵力微探，战天风心脉如弦，绷到了极限，随时有可能绷断。

这一刻才显出鬼瑶儿的修养，虽痛不乱，急以一缕灵力护住战天风心脉，同时以灵力缓缓输入，安抚战天风五脏六腑中乱成一团的真气。

壶七公只是在一边搓着手，干着急没有办法。另一边的慕伤仁只是呆立着。

过了小半个时辰，战天风才慢慢醒过来，看到他睁开眼，鬼瑶儿心中惊怕，先道：“天风，逝者已矣，你不要太过伤心了。马大侠在天之灵，看到你急坏了身子，他也不会开心的。”战天风看着她，眼光有些模糊，但慢慢地便趋于清明，出乎鬼瑶儿的意料，战天风并没有再次喷血，甚至没有哭，反而轻轻地对她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

鬼瑶儿感受到了这“谢谢”两字中极度的异样，一呆，战天风已坐起身来，看向马横刀的坟。

坟仍是先前给他挖开时的样子，透过棺材板，战天风似乎看到了马横刀的脸。

“马大哥。”战天风轻轻叫了一声，眼光缓缓收回，看向壶七公，“七公，我马大哥是怎么死的，是谁害了他？”

壶七公也呆了一下，他完全没想到战天风是这样的反应，他也以为战天风还会痛极喷血，或者至少伏坟大哭，却再没想到战天风会如此的平静。太反常了，让他他心里完全没了把握。

“听说是什么六君子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你要问慕统领。”壶七公向一边的慕伤仁看了一眼。战天风转头看向慕伤仁。这时的慕伤仁与他初见时的慕伤仁完全不同，胡子



拉碴，眼眶深陷，他这时的样子，只能以“形销骨立”来形容。

不过战天风并没注意这些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慕伤仁的眼睛。

“是。”慕伤仁点头，“马大哥是被花江六君子害死的，他们用了卑鄙的手段。”

“花江六君子，卑鄙的手段，很好。”战天风轻轻地点了点头，转头看一眼马横刀的坟，道，“慕大哥，你慢慢地说。我边听，边给马大哥修坟。这是马大哥的阴宅，以后我来他家里喝酒，缺一面墙可不行。”这么说着的时候，战天风嘴角甚至有一缕微笑掠过，然后他站起来，有些站不稳，身子晃了一下。鬼瑶儿忙伸手扶着。战天风站稳了，推开她手，双手捧了泥土，一点一点地又将土填上。鬼瑶儿略一迟疑，也过来捧土填坟，她也是双膝跪地，雪白的裙子上一时沾满了泥巴。战天风只是瞟了她一眼，并没阻止。

慕伤仁其实一直在看战天风，战天风嘴角边的那一缕微笑，让他有一种心悸的感觉，略略整理了一下思绪，道：“事情的起因，还是源于对天子的正统之争。那日天子得到传国玉玺后，传诏天下。红雪国拒不承认，藩从红雪国的四十多个小国便也不敢承认。只有百夜国大义凛然，愿奉诏来洗马城朝拜天子。红雪王大怒，暗中指使百夜权臣大将军陆绵春造反作乱，杀了百夜王，抓了百夜王子。陆绵春本来照红雪王的指示，想要百夜王子继位，发布不承认天子的诏令，因为百夜王子还小，只十一二岁，原以为好哄，谁知百夜王子年纪虽小却十分明理，拒不发诏，反骂陆绵春是叛逆。陆绵春恼羞成怒，将百夜王子关了起来，请红雪王让假天子下诏，要以叛逆之名诛杀百夜王子。马大哥得到消息后，请了天子诏令连夜赶去，四天三夜，赶了九千余里，终于在陆绵春将百夜王子押赴刑场时及时赶到，便在刑场上宣读天子诏令，一刀斩了陆绵春，救了百夜王子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了下来，看向战天风。

“四天三夜赶了九千余里，好，这是马大哥的风格！”战天风点头，手仍平静地捧着土，一捧一捧地掩在马横刀坟上。他的平静让慕伤仁心颤。

慕伤仁吸一口气，道：“是啊，马大哥就是这样的人。”略略一顿，道，“陆绵春虽死，但红雪王必定不肯甘心，马大哥只有带百夜王子回洗马城来，果然中途就受到了红雪国大批好手的连环截击。”

战天风哼了一声：“明里相斗，我不相信天下有什么人可以拦得住马大哥的刀。”说到这里他停了停，眼望远方，似乎又看到了马横刀在西风城里劈向莫归邪时那惊天动地的一刀。

“是。”慕伤仁点头，“红雪国虽出动了大批好手，连环不断地截击，但马大哥背着百夜王子，一刀纵横，雷电行空，一路闯了过来。”

“马大侠一直是背着百夜王子的吗？”壶七公惊呼，“平时背个人可能无所谓，但面对大批好手的截击仍背着个人，即便以马大侠的功力，只怕也要大受牵制，而高手相争，失之毫厘，可是差之千里。”

“是。”慕伤仁点头，“背着百夜王子，马大哥身手确实没有那么灵动。但他神威凛凛，好几次被重重围困时，他都是以命搏命，围攻的红雪国高手不敢与马大哥对搏，心

怯退开，便给马大哥闯了出来。这是我后来得到的消息，是红雪国的高手自己说的，他们虽与马大哥为敌，但对马大哥铁血孤刀独对无数高手的神勇，却也是敬佩之至。”

“连敌人也敬佩他。”壶七公点头，“马大侠不愧是马大侠。”

战天风没有吱声，只是看着远方，眼里有无限的神往，恍似彩虹在流动。他恍似看见了马横刀身背弱质少年，面对连绵强敌，厉叱如电，刀裂长空，群敌手颤心摇，狐奔鼠窜。

天神般的人，天神般的刀，横刀立马，侠骨留香。

鬼瑶儿并不关心马横刀的神勇事迹，她只担心战天风。战天风的这种眼神更让她心中发紧，战天风对马横刀的感情越深，他给马横刀报起仇来也就越惨烈。鬼瑶儿并不是担心战天风会为马横刀报仇而结下无数仇敌。任何情况下，鬼瑶儿都下定决心要和战天风在一起，而她不怕天下任何人，她害怕的，是战天风的这种变化。这会儿的战天风，与她以前熟知的战天风完全不同，如果战天风大哭大闹，咬牙切齿要报仇，那都正常，她也不会害怕，可战天风这个样子，这么平静，甚至还会笑起来，她怕，真的怕。

慕伤仁继续道：“一直到花江，埋伏的花江六君子拦住马大哥，六君子中的老五范长新放出五毒障。五毒障伤不了马大哥，但马大哥背后的百夜王子却受不住。五毒障又是无孔不入的，马大哥也无法替百夜王子遮挡，因而中了毒。”

“五毒障，范长新。”战天风点了点头，“往下说。”

“五毒障为五种毒障混合而成，非常厉害，除了范长新的独门解药，无药可解。马大哥为救百夜王子，没有办法，只得答应花江六君子的条件，和花江六君子赌一把。”慕伤仁接着道。

“赌局肯定也是预先布好的了。”战天风将一捧土放在坟上，轻轻拍紧，道，“从百夜王子身上入手，以绝杀之局，逼得马大哥不得不赌。设这个局的人很聪明啊，这人是谁？”他的声音很平稳，也没有看慕伤仁，似乎只是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，但鬼瑶儿心里却不由自主地一跳。

“花江六君子中的老二罗昆有智者之名，这主意应该是他想出来的。”

“老二，罗昆。”战天风念叨了一遍，“往下说，他们要和马大哥赌些什么？”

“第一局是赌酒，由六君子中的老四易千钟和马大哥对赌。”慕伤仁说到这里又补了一句，“易千钟外号‘杯不离手’，极其好酒，酒量极豪。”

“杯不离手，哼哼，真要斗酒，他坛不离手也是喝不过马大哥的。”战天风哼了一声，眼光微凝，“第一局和马大哥赌酒，自然是知道马大哥是个大酒坛子了。明知马大哥好酒仍和他赌，必有用意。酒中放毒不可能，以马大哥的功力，不论什么毒，入体就可以排出来，放不了毒。这酒有什么用意呢？是了，酒该是个引子，酒本身无毒，但若配上后面赌局中的东西，就有毒了。”

鬼瑶儿捧了一捧土，却停了好一会儿，才放到坟上。

能做出这样的推论并不稀奇，鬼瑶儿也一样做得到，让她心中震惊的，是战天风在如此巨大的悲痛之下，仍能如此冷静地进行分析。她先前有一点猜测，战天风的冷

静，是痛到极处，反而有点儿麻木了，但这一刻她知道不是，战天风是真的非常冷静。她看着战天风的脸。这张脸她已经非常熟悉，从第一眼起，这张脸上便永远有着异常丰富的表情，飞扬佻达，精灵诡变，滑稽搞笑，即便是在梦中，鬼瑶儿梦见的战天风，也是一张让她又气又恨又好笑的脸。但这会儿，这张脸上什么也没有，这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

慕伤仁也似乎有点震惊，深深地看着战天风一眼，道：“是的。第一局是马大哥赢了，第二局是赌闭气。”

“闭气？”壶七公叫，“以马大侠的功力，闭气一炷香时间绝对不成问题，那六只狗是疯了，还是有眼如盲，看不出马大侠功力远高于他们？”

“他们当然看得出。”慕伤仁摇头，“不过你理解错了，不是六君子派人来和马大侠本人赌闭气，而是用别人来赌。”

“拿别人来赌？”壶七公不明白了，“这是怎么个赌法，你说清楚。”

“就是别人闭气，马大侠和六君子中的一人以功力相助，推动这人气血运行，谁能助闭气的人闭得久便为赢。”

“那也没的比啊！”壶七公还是摇头。

“花江六君子中的老大宋朝山自称精于龟息大法，手上也另有一功，最能助人行血运气，所以说要和马大哥赌这个。”

“宋朝山，很能闭气是吧？”战天风插了一句。

慕伤仁停了一下，续道：“他们找了两个死囚来，然后取两个大缸，放满水，让那两个死囚蹲在缸中，要求水漫过头顶一尺，然后马大哥与宋朝山各出一掌，以真气助各自的死囚闭气。”

“还找什么死囚！”壶七公冷笑，“假仁假义，伪君子。”

“水要漫过头顶一尺？”战天风眼中射出冷光，看向慕伤仁，“他们约好比几局？”

“三局，三局两胜便算赢。马大哥赢，他们给百夜王子解药；马大哥输，把魔心刃留下。”

“竟然想要马大侠的刀，蛤蟆吐气，好大一张嘴儿。”壶七公冷笑。

战天风却是紧盯着慕伤仁：“那水里有鬼。”

“是。”慕伤仁点头，“我也是事后得到的消息，那水里有寒蛇涎。寒蛇涎本身无毒，反是极难得的良药，但马大哥先前喝的酒，是用玄龟胆浸过的；玄龟胆也一样，本身无毒，同为良药，但这两样合在一起，龟蛇争斗，却成了绝毒的毒药，世间无药可解。”

“但寒蛇涎只是滴在水里，马大侠又没有喝那水，以马大侠的功力，只是伸一只手进水中，那寒蛇涎的药性该也浸不进马大侠肌肤中啊？”鬼瑶儿疑惑地看着慕伤仁。

“本来是这样。”慕伤仁点头，眼中射出悲愤之色，“但马大哥要助那死囚行气啊，手在水中运气，毛孔张开，寒蛇涎的药性也就浸进来了。他们这是设好的局，每一步都想到了的。”

“药性入体，马大侠应该有感觉啊。”壶七公有些不解地扯着胡子，“以马大侠的功



力，一旦感觉不对，应该立刻就可以把毒性排出来的。”

“当时感觉不到。”慕伤仁摇头，“寒蛇涎和玄龟胆一样，最初人体都是没有任何感觉的，要到一炷香时间后，才会突然发动。”

“还是不对。”鬼瑶儿摇头，“就算玄龟胆配寒蛇涎厉害无比，但毒性一发动，马大侠立刻会发觉，以他的功力，也可及时排出啊，再怎么了得的毒，对马大侠这样的顶尖高手，都是没什么用的。”

“他们肯定不会给马大哥排毒的时间。”战天风插嘴。

“是的。”慕伤仁点头，“宋朝山斗不过马大哥，收手认输，却不依诺言给百夜王子解药，反说要讨教几招，随即便翻脸动手，六个围攻马大哥一个。他们是算好时间的，动手时药性刚好发作，马大哥功力再高，没有时间运功排毒，那毒也是排不出的。”

“这六只狗好生阴毒！”壶七公怒骂道。

“这六人本来就特别阴险。”慕伤仁恨声道，“他们暗里男盗女娼，外表却个个假仁假义。马大哥上他们的当，固然是玄龟胆与寒蛇涎药性特异，但他们平日六君子的名声，也是让马大哥大意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而且他们当时拦住马大哥，开口就说和马大哥没有私人恩怨，甚至很敬重马大哥的为人，极想结交他。之所以用毒制住百夜王子，只是对真假天子不同的看法而已。这道理冠冕堂皇，马大哥也没有起疑。”

“越是人模狗样，越是男盗女娼！”壶七公骂道。鬼瑶儿看战天风，只见战天风脸上没有半点儿表情，只是微眯的两眼里，有一种冰寒的光透出来。鬼瑶儿只见过战天风两眼滴溜溜乱转的样子，这样的表情却从没见过。

“那六只狗在马大哥手下还剩几个？”战天风看向慕伤仁问道。

慕伤仁从战天风的眼光里，看到了一种期待，或者说，害怕，他明白战天风的意思，道：“四个，老三蒋无峰和老六宁踏波已死在马大哥刀下，那放毒的老五范长新也只剩下了半条命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微微一顿，两眼放光，道，“马大哥虽然中了毒，宋朝山六个又都是一流高手，但马大哥以命搏命，只三招就制住了范长新，替百夜王子取得了解药，随后背了百夜王子突围。宋朝山等六人虽拼了老命拦截，还是被马大哥冲了出来，还斩了蒋无峰和宁踏波两人。”

“马大侠冲出来了？”壶七公惊喜地叫道，“那后来又是谁……”

“马大哥虽然冲了出来，但自己也受了极重的伤，再加上强行运功，毒入五脏，回到洗马城就不行了。”

“那六只狗！”壶七公牙齿咬得格格响，看向战天风，似乎立马就要拉着战天风去给马横刀报仇。战天风却并不看他，只是专注地捧着黄土填坟。

慕伤仁也看向战天风，道：“马大哥临去前交代，让我把魔心刃转交给你。”

战天风仍是不吱声。黄土渐高，坟又重新填好。战天风前后看了一下，似乎满意了，转身看向壶七公道：“我打只狗，你去弄几坛酒来，要大坛。”说完飞掠出去。

壶七公怔了一下，应道：“好！”

鬼瑶儿不好跟着战天风去，却担心他，以一点灵光紧紧地跟着。不过战天风并没

有跑出多远就打到了一只狗，然后洗剥了提了回来。壶七公也差不多同时回来了，手中抱了两大坛子酒，是那种五十斤装的大坛子。

战天风拔出煮天锅，就在马横刀坟前把狗肉煮了。他的神情是如此的专注，动作是如此的细致，就像马横刀就坐在他面前，在等着吃他的狗肉一般。但马横刀是再也吃不到了。

鬼瑶儿在一边看着，眼睛慢慢地红了。亲手做出的东西，所爱的人却再也吃不到，那种惨痛，她能够体会得到。

壶七公坐在一边，仰头看天；慕伤仁却是盯着马横刀的墓碑，不知他在想什么。

“马大哥，狗肉熟了。怎么样，香吧？”战天风将一坛酒摆在马横刀坟前，自己抱了一坛，道，“今天酒够，就不要抢着喝了。哈哈，那天我跟你抢酒喝，可还真没少喝呀。”战天风笑了起来，呛着了，一阵猛咳，咳了一阵，又喝了口酒，道，“马大哥啊，我现在酒量长了，上次七公那老不死的说我酒量不行，我后来就加油练。这里面还有个笑话，有一次我在山里练酒，喝醉了，来了只大老虎我也不知道。幸好吃剩半只鸡，那老虎闻着鸡肉香，吃鸡不吃我了。搞笑的是，我醉了碰倒了酒坛子，半坛酒全洒在鸡身上，弄成了醉鸡。那老虎吃了醉鸡，竟就醉了，直到我醒来它还在睡呢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”

战天风边喝酒，边说，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趣事一件一件说出来，有时说到得意处，还哈哈大笑。那情形，仿佛马横刀并不是躺在坟里，而是就坐在他面前，和他一面喝酒吃狗肉一面说笑。

鬼瑶儿心中酸痛，再难忍受，转过身，泪水不受控制地飞溅而出。

壶七公始终抬眼看天，但胡子上却有一滴晶莹的东西，缓缓滴下，那是他的眼泪。慕伤仁也早已是泪流满面。

战天风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若不见，一边说笑着，一边喝酒，只是那狗肉却没有去动。他的酒量突然大了，但那一坛酒也实在太多，他终于还是醉了。

战天风醉了过去，壶七公等三人心头的压抑稍缓。慕伤仁轻叹道：“战兄弟平日里对一切都好像满不在乎，内心里其实是个很重情义的人。”

“马王爷对他实在太重要了。”壶七公咬了咬牙，“我现在真的不知道那几只狗会怎么死，战小子身上好像藏着两个人，一旦翻起脸来，那就要天翻地覆了。”

鬼瑶儿呆立了一会儿，突然飘身出去。壶七公不知她要去哪里，也不好问，只是尖耳听着鬼瑶儿的去势。

鬼瑶儿并没有走多远，只是略略避开壶七公和战天风两人，便撮唇作哨。不远处一只黑鸟直飞过来，正是曾追得战天风上天入地的鬼灵。早在从万异谷出来不久，鬼瑶儿便发出了信号，因此鬼灵一直跟在她附近。

鬼灵灵异无比，能作人言。鬼瑶儿道：“叫我奶妈他们来。”鬼灵开口应了声“是”，便飞了出去。半个时辰不到，鬼冬瓜夫妇便赶了过来。

鬼冬娘一见鬼瑶儿，便担心地道：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鬼瑶儿摆手，道，“马大侠被花江六君子害了，他要替马大侠报仇。花江六君子素有侠名，和侠义道各派一直互通声气，侠义道听得消息后，可能会插手。你赶快调集人手，不管是什么人，都给我拦下来。”

鬼冬瓜有些迟疑地道：“这么一来，只怕会酿成我九鬼门和侠义道的大冲突。”

“天风是我未来的女婿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天塌下来，我也要和他一起顶着。”鬼瑶儿的声音斩钉截铁，不容置疑。

“是。”鬼冬瓜再无迟疑，应一声，转身便和鬼冬娘一起去了。

“我说这次看上去不同呢，原来鬼丫头已被战小子弄到了手。这小子，还真是有一手呢。”由于距离不远，鬼瑶儿的话，当然瞒不过耳尖偷听的壶七公，他暗暗点头。

战天风这一醉醉得厉害，直到第二天的天黑时分才醒过来。而早在中午时分，一路苦追的王一吼等人也已赶到了，还多了一个米安。花蝶衣早看出了鬼瑶儿对战天风的痴情，主动和鬼瑶儿拉关系，也就问清了马横刀被害以及战天风视马横刀为兄长的事。

战天风醒过来，一眼看到花蝶衣等一群人，眼中闪过疑惑之色。凤飞飞抢先道：“总护法，你是师祖的弟子，又是我万异门的总护法，你的事就是所有万异门弟子的事。万异门三宗十八堂，随时听从调遣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”旁边谢天香、王一吼等人一齐点头。战天风点了点头，并没应声，转眼看向马横刀的坟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一边的壶七公等人听了凤飞飞的话，却是悚然动容。壶七公偷遍天下，江湖上的事，没几个人比他更熟，因此，他自然知道万异门的根底，暗暗咋舌：“这小子，几天不见，不但拿下了鬼丫头，竟然还做了万异门的总护法！九鬼门加万异门，再加上白云裳还是他姐姐，那几只狗便是有七大玄门一齐护着，也是死定了。”

慕伤仁对万异门了解得不多，但他看得出来，这一群人里，至少有四个可以称得上一流高手，其他人身手也都不弱，实在是一股极为可怕的力量，而且先前鬼瑶儿吩咐鬼冬瓜的话，他也是听到了的。两下相加，这是一股多么庞大的力量，白痴也想得到。震惊之下，慕伤仁又想到了马横刀临终前的话：“战兄弟一定会给我报仇，他也一定报得了仇。他性子烈，冲动起来，谁的话都不会听，白小姐只怕也劝不了他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把魔心刃交给他，真到了那天翻地覆的时候，灵咒自应。”

慕伤仁转眼看向一直插在坟前的魔心刃，拳头慢慢握紧，他心中突然生出一种冲动，要把魔心刃拿走，再不让战天风见到。

“马大哥，你又何必护着那无情无义之人，你为天下着想，谁又为你着想了？”

在这一刻，慕伤仁只想撕开胸膛，仰天狂喊。

战天风一直就那么坐着，纹丝不动，也不说话。在壶七公看来，现在要拿了剩下的宋朝山几个，轻而易举，就算侠义道闻风大举干涉，那也不怕。但战天风不知在想什么，就是不开口，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已经立秋了，下半夜的时候又起了风，刮得鬼瑶儿的裙子飒飒作响。夜凉如水，鬼瑶儿偷看战天风的眼睛，他的眼光也越来越冷。

曙光初露，战天风终于站了起来，转过身，所有人都看向他，却又都情不自禁地